

第一章 競標蓮花一波三折

莊嚴肅穆的佛堂裡，一盆供在佛龕旁的蓮花，盆裡厚厚的培土上是滿盆已然沉澱的清水，倒映著一個年輕女子惡毒的笑意。

盆裡種植的是名為金合歡的鉢蓮，圓桃型的花蕾外裹著重瓣型的白色花瓣，這蓮花不只生得清麗，連香味都十分芬芳，甚至還帶著淡淡的檀香。

這樣一朵好花誰人看了不愛惜，偏這女子帶著惡毒的笑，伸出手，一片片剝下開得極好的花瓣。

「陸意歡，妳再得意啊！想當主祭聖女，就憑妳？」陸如欣想像著陸意歡看見被毀的蓮花氣極敗壞的樣子，所有的怨念都得到了消滅。

「讓妳看不起我！讓妳仗著嫡女的身分壓我！讓妳羞辱我！」陸如欣一邊剝下花瓣一邊唸叨著，恨不得自己唸的就是詛咒的讖言。

陸如欣與陸意歡的恩怨始於她十歲那年，如今，她可算找到機會報復陸意歡了。這裡是嚴城縣城，縣城裡的佛寺三年一度的祭典是一大盛事，而這盛事中最受人矚目的，就是祭典主祭聖女的選拔。

名為主祭聖女，自然不是人人都可以當的，就連參加選拔都有重重限制。

首先，必須得是當年及笄或將及笄的十四、十五足歲未談婚論嫁的少女，祭典三年一度，生不逢時的女子連這最基礎的第一關都過不了。

接著由縣城裡有名望的士紳、耆老做評選，從報名的女子中挑出主祭聖女一名及備選者三名，評選標準也極為嚴苛，行止、名聲皆是評選重點。

向來被選出來的主祭聖女不是溫柔婉約就是才女，名聲都是極佳的，不少官宦人家、書香門第都會在這些聖女或是聖女備選裡挑兒媳，即便是商戶女都有機會高嫁。

久而久之，縣城裡的人都知道，成為主祭聖女是說得一門好親事的大好機會，只要家裡有合齡閨女的人家，都不遺餘力的栽培自家閨女。

陸家老爺陸奉民其實並不一定要女兒高嫁，陸意歡不一樣，她的頭腦十分清楚，也很懂得規劃自己的未來，她雖是嫡女，家境也算是富裕，但終究是商戶女，比起即便潦倒得一窮二白的秀才之女，商戶的地位還是較低的，所以她一直以來都認定未來要出嫁，也必選官宦或書家世家。

她並非只憑空幻想而不努力，相反的，她可說是從小就學著怎麼當一名才貌兼備的大家閨秀，整個陸家也如她所願的培養她，她也不負眾望，被選中成了主祭聖女。

然而，就算被選中成了主祭聖女，能不能真的坐穩這個位置也是需要靠機緣的，所以才會有備選者的存在。

每一位主祭聖女都必須在祭典當天獻上一盆鉢蓮做為競價物，競價所得皆歸佛寺做為行善的善款，鉢蓮的品種不限，但可不是只有養出來而已，還必須養出帶著檀香的鉢蓮，否則沒人願意競價。

蓮花哪能發出檀香，當然需要藉助些小技巧，這就是主祭聖女及其備選者需要煩惱的問題了，若祭典那日主祭聖女獻上的蓮花沒有帶著檀香，除了會被備選者擠

下聖女之位以外，也會被視為這名聖女候選人的德言容功沒有得到佛的認可，一瞬間令人艷羨的聖女就會淪為笑柄。

陸意歡極富巧思，很多讓蓮花沾染上檀香的方法都不持久，她自有一套方法，也養得不錯，如今正要去祭典會場，所以前來取她的蓮花。

侍女春喜是個身材微胖但手腳麻利又長得討喜的女孩，她是個孤兒，自幼就簽了終身契進了陸家跟著陸意歡，是她最信任的貼身侍女。

「小姐，奴婢實在不明白，那麼多方法可以讓蓮花帶著檀香，為什麼小姐妳要選這麼麻煩的一種？」

陸意歡穿著為了祭典特別訂製的淡雅青色衣裳，十分有自信地走向佛堂，「大多要讓蓮花帶著檀香的方法都是靠後天沾染，但這個方法與其說是蓮花散發出來的香味，不如說是養蓮的水散發出來的，但我的方法才能讓蓮花真正帶著檀香。」

陸意歡領著春喜走到庭院中，花架上還有一盆養壞了的鉢蓮。

「所以我在養蓮之前，先收集了佛堂裡日日進獻的敬茶，佛堂裡整日不間斷的點著檀香，就連敬茶都有檀香的味道，而蓮子破殼之時就以這水養著，直到蓮子出芽、生葉、開花，每每加水都添加敬茶，蓮花吸收的就是帶著檀香的水，生成的蓮花又怎能不帶著檀香？」

「那為什麼還要放在佛堂裡養呢？一個不小心就像那朵一樣。」春喜指著庭院裡的那盆鉢蓮，「真是可惜了那盆鉢蓮，小姐妳花那麼多心思養，也是花勢長得最好的一盆，可惜，長歪了。」

鉢蓮重要，陸意歡自然不只培育了一株，偏偏長壞了的是她原先最喜歡的那株。

「蓮喜陽，不給足日光，蓮梗就會因為趨光性而長歪，可蓮也懼熱，曬得久了盆裡的水就失得快，養蓮的水少了，蓮葉就會萎靡、花蕾也會回枯，將鉢蓮移進佛堂可避免這問題又可受檀香浸潤，所以只要拿捏好日曬及養在屋內的時間，就能養出最符合標準的鉢蓮。」

陸意歡走到了那株長歪了的鉢蓮旁，俯身聞著，自從發現這蓮長歪了，她便沒再以敬茶水施加了，沒想著它至今還帶著淡淡檀香，足見她的方法是極好的。

「這鉢蓮也送去慶典匿名參加競價吧！希望能為佛寺多募得一些善款。」陸意歡這麼交代春喜。

慶典之上當然不會只有主祭聖女培育的蓮花能參與競價，一般民眾所培育的蓮花也行，總之都是為了募得善款盡一分心。

陸意歡所培育的鉢蓮除了蓮梗歪斜了些以外，不但花開得好香氣也有，雖比不得主祭聖女該培育出來的標準，但也是上得了檯面的。

「是，小姐。」春喜福身回應，又隨著小姐前往佛堂。

然而她們到了佛堂，陸意歡卻當場愣住了，哪裡還有什麼蓮花，金合歡白色帶些嫩黃的花瓣掉了一地，盆裡帶著檀香的水也被倒在地上了，只餘直挺挺的蓮梗還倔強地立在泥裡，連蓮葉都被折得一支不剩。

「天啊！是誰！竟敢把獻給佛寺的蓮花給毀了？」春喜一見蓮花的慘狀，忍不住大喊起來。

陸意歡照顧這三盆蓮花可說是小心再小心，即便放在佛堂裡也讓人定時調轉水盆，就怕蓮梗、蓮花長歪了，上回生得最好的那盆莫名長壞了，還可說是不小心，這一回分明就是人為的。

陸意歡太大意了，實在是她完全沒想到舉家都希望她當這個主祭聖女的情況下，竟然會有人生了異心毀了蓮花。

「哎呀！這都發生了什麼事啊！」

一聲尖銳又滿是譏諷的叫聲在陸意歡耳後響起，她一回頭，看見了自己庶出的二妹陸如欣。

陸意歡懶得搭理她，實在因為這變故來得太突然，饒是她平時反應再機靈，一時之間也束手無策。

聖女所培育的蓮花在競價會有不一樣的意義，別說各家閨女想著成為主祭聖女是嫁進好人家的捷徑，不少名門貴戶也覺得能娶個主祭聖女回家很是風光，主祭聖女的蓮花競價越高越長主祭聖女的面子，這就是這些名門貴戶爭取主祭聖女的第一次機會，誰能長了主祭聖女的面子，自然能給主祭聖女留下最好的印象。

如今別說陸意歡丟了臉面，連主祭聖女的位置也不保了。

「小姐，蓮花毀了怎麼辦？要不要稟報老爺把破壞蓮花的人揪出來？」

慌亂了一會兒的陸意歡慢慢冷靜下來，她思索著解決辦法，培育出來的蓮花的確還有園子裡那一盆，但怕是將之呈上也達不到標準，主祭聖女之位一樣不保。

陸意歡拍了拍春喜的手，讓她冷靜下來，道：「查是一定要查，但現在當務之急，是得解決問題。」

陸如欣可得意了，她是特地挑了時間來的，還讓自己的貼身侍女把風，她有把握沒人發現是她毀了蓮花，所以趁著機會落井下石。

「哪裡還有問題可以解決，直接向寺方承認妳培育鉢蓮失敗，沒有資格做主祭聖女，想來是妳德行有虧，連養在佛堂的蓮花都保不住，怕是佛都不庇佑妳。」

陸意歡本是不想搭理這個與她沒有任何感情的妹妹，但她在一旁說風涼話太有存在感，陸意歡回頭看了她一眼，嫡長女的氣勢讓陸如欣還要出口的酸言酸語梗在了喉頭。

陸意歡上下打量了陸如欣一回，在望向某處時停住視線，她走了幾步欺近陸如欣，後者用力吞了吞口中唾液，覺得陸意歡望向她的眼神如刀如斧，劈砍得她體無完膚、血肉模糊。

陸如欣強自鎮定，想喝斥陸意歡不懷好意的眼神時，冷不防就被陸意歡甩了一巴掌，力道之大，讓她整張臉偏了過去。

陸如欣搗著臉反應過來，整個人陷入了狂怒的狀態，「妳憑什麼打我？就算妳是嫡女，別說是我這個庶出的小姐，就算是個丫鬟，妳都沒資格隨意打罵。」

陸意歡端足了她嫡女的派頭，無一分驕蠻，罰得理所當然。

「我的確不會隨意打罵侍女，但妳不配，因為妳蠢到無可救藥又罪無可恕。」

「陸意歡！」

「陸意歡這名字也是妳配叫的？我是妳的嫡長姊，妳可以不喊我一聲姊姊，那就

喊我一聲大小姐吧！」

「妳……」

陸意歡也懶得再搭理她，回頭對著春喜交代，「把二小姐關在她房裡，讓人給二小姐找一套衣裳換了，她身上那套給我好好收著，一切等父親回來再定奪。」

陸奉民身為地方富賈之一，這種祭典的場合自然是不會缺席的，一方面是真可禮佛、行善，另一方面，這同樣也是富人們社交的一個場合。

春喜領命，知道小姐特意交代，表示二小姐身上那套衣服很重要，就讓親信的二等侍女去辦了，並吩咐一個婆子看守，陸如欣院子裡的侍女們可能不成氣候，但她母親譚姨娘卻不一定，一般的侍女可架不住譚姨娘。

「陸意歡，妳憑什麼關押我，妳是怕我搶了妳的風采，特意不讓我去祭典嗎？」

「風采？就憑妳？人的氣質是由內而外自然表現出來的，妳不配。」

陸意歡說完，領著春喜轉頭就往院子去了。

事到如今，她不能空手去祭典，只能硬著頭皮捧著那盆長歪了的鉢蓮去參加，也沒理會身後陸如欣被扯走之時憤怒的吶喊。

正當陸意歡看著院子那盆鉢蓮發愁時，僕人通傳說喬二公子來了。

喬二公子喬允鋒，岳西侯府二公子，陸意歡十歲那年來嚴城不久就認識了他，由於岳西侯有些產業不方便自己管理便交由管事打理，喬允鋒是次子，爵位落不到他頭上，岳西侯讓他藉由科考拚仕途他也不肯，後來就在侯府的產業裡混日子。侯府與陸家有生意上的往來，陸意歡明著沒打理陸家的產業，但暗地裡讓陸奉民帶著學做生意，所以兩個人便有了交集。

也不知道是怎麼樣的緣分，竟漸漸成了莫逆之交。

陸意歡一見喬允鋒踏著他自詡風流的腳步，搖著摺扇走進院子，突然想起什麼，笑了起來。

喬允鋒一看陸意歡那個笑，腳步頓了頓，連手上的扇子都差點要拿不穩……

「意歡啊！妳這笑……笑得我頭皮發麻啊！」

「允鋒，把蓮花還我。」

「什麼？」喬允鋒手中的摺扇一甩，刷地一聲，一如他語氣的堅決，「不行。」

「還我。」

「送我了就是我的。」

「我再養一株給你，那盆先還我。」

「妳要蓮花買一盆去，為啥要拿我的？」喬允鋒偏過頭，堅決不肯。

「這不上呈給佛寺的得是聖女自己培育出來的蓮花嗎？所以我不能買，只能讓你還我。」

「那蓮花雖然是妳培育出來的，好歹我也花了不少心思照顧，妳憑什麼說拿回去就拿回去？」

「我能不能嫁個好夫家就看這回能不能穩坐聖女之位了，你若不把蓮花還我，我嫁不好就怨你一輩子。」

喬允鋒搖了搖扇子，不肯妥協，「那還不簡單，我的家世好，我娶妳不就成了，

蓮花我不還。」

「你？你不行。」

喬允鋒收了扇子，一臉不滿，「我堂堂岳西侯府二公子，難道我不配？」

「我雖然想要個好夫家，但我不願強求，我要的是人家自己上門來求，否則高嫁家世已經懸殊，若再嫁得卑微，我豈不是一輩子抬不起頭？可你，你能娶一個商戶女？」

「妳怎麼知道我不想娶商戶女？」他喬允鋒，可不是會讓人拿捏一生的主。

「即便岳西侯要把你趕出侯府？」

「這……」他喬允鋒，可是立志吃喝玩樂渡過一生的，被趕出侯府也沒錢享受了。

「我知道有一天會出現一名女子，讓你即便違背侯爺的意思也要娶她，為她反抗爭取，但那個女子不會是我。」陸意歡說完，立刻進入正題，「所以，把蓮花還我，大不了來年我特地為你再培育一盆做為補償。」

喬允鋒終於服軟，雙手一揖，「是是是！小的立刻回去取，陸大小姐可別怨我、不理我，我這紉褲可沒多少朋友。」

「少貧嘴，你沒朋友那誰有朋友，快回去，我們約在佛寺會合。」

「是，我立刻回去還不成嗎？」

喬允鋒說完就告辭返家，一臉無奈的笑著，只是一待離開陸家上了馬車，人就斂起笑容。

他的侍衛杜皓騎馬跟隨在側，問道：「二少爺，要等陸家馬車嗎？」

「不等了，我們得回侯府一趟，取陸小姐那盆蓮花，她想要回去。」

杜皓聽了眉鋒一聳，二少爺把那盆蓮花當寶貝一樣養著，他捨得還？

「陸小姐自己不是培育出了不少嗎？怎麼要來討回之前送的？」

其實喬允鋒不傻，大概知道出了什麼事情，「想來陸大小姐遭算計，蓮花出了事，失了聖女的位置成為笑柄事小，被說是不得佛的認可甚至是不得庇佑事大，走吧！回去取蓮。」

杜皓不明白這樣能讓府裡增光的事，怎會有人故意破壞，但還是給車夫下了令，馬車便動了起來。

喬允鋒靠在馬車車廂上閉目養神，想起了剛才與陸意歡的對話，他露出了一抹帶著苦澀的笑，「意歡，其實妳真不懂我啊！」

雖然陸意歡培育出來的蓮花自帶檀香，但也得後續照顧者的配合，喬允鋒的確把蓮養得很好，再加上自帶的檀香，所有士紳、耆老都讚不絕口，說這是有史以來主祭聖女培育蓮花最佳的一回，即便她打算匿名捐出的那一盆，雖然有些瑕疵，花相也是極好的。

陸意歡被毀掉的兩盆都不差，但想著這盆花終究曾由別人照顧，不敢完全接受這稱讚。

「我只是負責培育而已，養護方面還是有人幫忙的。」

「那是自然，要養護出這樣的蓮花相當耗費心力，尤其金合歡本就嬌貴，更得多費心思。」

就這樣，陸意歡通過了最後一關，保住了主祭聖女的位置，在祭典開始前寺方讓陸意歡小歇一會兒，陸奉民這才與女兒會合。

「我聽底下人稟報，怎麼只有妳自己來了？如欣呢？」

「我讓人把她關起來了。」

陸奉民皺起眉頭，一般人或許會立刻質問為什麼，但他深知陸意歡的個性，她十分有主見、不肯吃虧，但不會無故找人麻煩，「她做了什麼事？」

「她毀了要呈給佛寺的鉢蓮。」

陸奉民聽了頓時大怒，這可是關乎陸家名聲的事，如欣她犯什麼傻？

「我信妳的品性，妳絕對是有證據才會這麼做，可我不會偏頗妳，妳拿出的證據得讓譚姨娘無話可說。」

「自然我有確切的證據，父親等回去看了再行定奪吧！」

陸奉民看陸意歡那模樣，便知道證據確鑿無可抵賴，不禁暗自一嘆，他自認對待妻妾及嫡庶十分公平，為什麼庶女老是讓他失望？這主祭聖女之位爭輸了倒罷了，如今爭得了，可不容許有失。

祭典開始，陸意歡隨著寺裡的高僧進行儀式、參拜，她原就秀慧雙全，嚴城裡知道她的人不少，如今成了主祭聖女更是萬眾矚目。

儀式結束後，陸意歡隨著引路的小僧人進了休憩的禪房，佛寺廣場便開啟了新的盛事。

競價的環節除了各方送上的蓮之外，還有捐助出來的藝術品或珠寶的競價，所得皆做為善款，雖然做的是善事，但少不了家世、財力的比拚，不管是捐贈的、競價的皆是，這場大戲，有錢的人下場，沒錢的人看個熱鬧，是每回祭典不可或缺的。

陸意歡人雖在禪房休息，但春喜可沒閒著，她負責給大小姐打探消息，看看有多少人競價她培育的金合歡、開價多少得標、誰得標，這對陸意歡來說都十分重要。

「小姐，奴婢讓人在僕人之間打探，聽說了方家及陳家都十分有意競價。」

方家及陳家都是家世不錯的書香門第，家裡皆有去年剛通過院試的秀才，今年為大比之年，兩位秀才都頗有機會在今年高中。

陸意歡雖才及笄，但對男女之情沒有什麼幻想，於她來說，尋得一個好夫家才是唯一的路，情情愛愛的有什麼用？能過上好日子？能讓人高看？

「妳去外頭看，競價結束了回來告訴我情況，誰標下了蓮花妳也須打聽打聽，一併告知我。」

「是的，小姐。」春喜領了命，就前往佛寺廣場去了。

廣場那頭，競價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，主祭聖女所培育的鉢蓮自然在壓軸，廣場雖大，但一請出那盆鉢蓮，前排的人都隱隱聞到了蓮花的清香及淡淡的檀香，紛

紛稱讚起陸意歡培育的手法。

貴客席上的喬允鋒淡淡一笑。幸好，自己沒把這盆蓮花給照顧壞了，讓意歡保住了面子。

侍立在其後的杜皓看著自家少爺臉上的淡笑隨著競價聲漸漸消失，忍不住在心中一嘆，暗道：這是何苦啊！

陸意歡的金合歡在競價初期很是順利，起價才五百文的蓮花很快便被喊到了二十兩銀子，這種競價不是誰喊贏了誰就能娶到陸意歡，不過是給她長面子的事，所以戰到這個程度已經是極限了，大家都知道陸府一定會派人暗地裡看著，誰幫忙競了價捧場，陸府都心裡有數，所以喊價一高，也大多見好就收，直到……有人破空喊出了一個天價——

「五十兩。」

這聲音一出，眾人皆往那人看去，這……這不是梁家那個紈褲嗎？

梁昊，嚴城縣城一名富商之子，或許是梁家兩老成親多年未有所出，生了梁昊之後也未再添個一男半女，自幼十分寵愛這個獨子，結果希望他讀書光耀門楣不成，還把他寵成了一個整天成群結黨、鬥雞走狗不做正事的紈褲。

春喜在一旁見這情況，本來還看喊出天價的人生得相貌堂堂、一表人才，正要打聽這個半路殺出的程咬金是哪家的貴公子，沒想到都還沒去打聽，就聽到周遭的人閒言碎語起來，完全不需要她多費功夫。

春喜越聽就越是擔心，真恨不得立刻有人再出價競標，哪裡知道剛才喊價的人已經見好就收不打算再喊價了，就連那個喊出二十兩的方家都不再追價。

方家打得算盤很精，總之若是梁家也有意想求陸家這門親事，陸家也不一定會允，反而還會怨梁家打亂了原先的好局面。

他方家把一盆小小的鉢蓮喊到了二十兩，已經是歷來聖女之冠了，面子也給陸家做足了，自然無須再跟梁家爭這個面子，更何況這個梁家紈褲向來不按牌理出牌，五十兩還不一定封頂，何必再玩下去呢？

陸奉民險些要自己開口喊價了，要不是自己追價太下面子早已經開口了，方才縣城裡幾戶有名的士紳、書香門第都有人喊價，陸奉民還覺得臉上有光，這梁昊一喊，當下就引來了不少流言蜚語。

梁昊見沒人再喊價，竟然起身給貴客席上的眾人作了個揖。

「小生那日在一飯局之上偶遇了陸家小姐，對陸家小姐是一見傾心，得知陸家小姐被選為主祭聖女更是心中大喜，想著一定要競下這盆蓮花，以表心意。」

在競價時給聖女做面子，做為在說親之前得一個眼緣，這是不成文的規矩，誰也不會拿到檯面上來說嘴，可梁昊就這麼大刺刺的給說出來，方才喊過價的人面子都有些掛不住，個個面露尷尬之色。

怎知道梁昊還不滿意，說了不該說的話，發現大家臉色不對了還不住嘴，竟然接著說：「不過，小生初初很是猶豫，這作法著實有些待價而沽之感，無奈這似乎是約定俗成的規矩，小生為了表心意，也只得做了。」

「待價而沽」這話一出，別說陸奉民臉都氣黑了，就連剛剛競價的人臉色也好看

不到哪裡去，尤其是方家。

方家世代乃書家世家，為了兒子的親事用了這俗套的方法，還追價追到了二十兩，本來是君子好逑的美事，現在被梁昊說得好像買人家閨女一樣，當然面子掛不住，只得出聲反駁。

「梁公子此言差矣，大家都是為了做善事喊的價，主祭聖女的這盆金合歡也的確是全場競價蓮花裡養得最好的，過往也少見如此稀罕能自生檀香的蓮花，想要得到這盆蓮花，自然得喊出高價，與梁公子所說的什麼……約定俗成，是完全不相干的事，倒是梁公子你自己……把目的說得一清二楚。」

梁昊聽了也不惱，反而搖著扇笑了，「所以方家……並無意求娶陸家小姐嘍？」方家的人一聽，這下說有，前番說詞便顯得薄弱，若說沒有，豈不白白錯過這樁好姻緣？

梁昊見方家人不說話，也不逼方家表態，但方家的笑話已被看足了，陸奉民卻是氣得快送醫館了。

梁昊這番操作彷彿與陸意歡有仇一樣，當寺方冷著臉把蓮花捧給梁昊時，梁昊又說：「這蓮，我再次捐出讓人競價，一來，可以讓寺方再增加一筆善款，二來……那麼多人方才競價不得，都說了是因為這蓮花稀罕，我怎好奪人所愛，自然要再給在座各位一個競爭的機會啊！」

什麼！競價得了又不要，是看不上這盆蓮花，想羞辱方才競價蓮花的人，還是坐實了陸意歡的待價而沽？

總之梁昊這回開口競價，把寺方、喊價者及陸府全給得罪了。

佛寺花園裡的陸意歡，在競價結束後聽春喜轉述了廣場上發生的事，氣得險些沒拿刀追出去劈了那個紈褲，她招誰惹誰了？怎麼會遇上梁昊這個剋星？

「梁昊退了蓮花之後，因著這場鬧劇，貴客們要喊價也不是不喊也不是，結果小姐妳的金合歡險些面臨無人喊價的窘狀，所幸喬二公子出聲喊了，這才避免了尷尬。」

「避免了尷尬？這還不夠尷尬？」

正當陸意歡氣得娥眉倒豎時，不知何時喬允鋒已經來到了佛寺花園，陸意歡兀自生著悶氣，一抬頭就看見臉色凝重的喬允鋒，但兩人一對上眼，喬允鋒又恢復以往那個玩世不恭的笑臉，幾個大步走上前來。

「別氣了，我不是出面把蓮花標下來了？」

「多謝你了。」陸意歡是真的感謝，但她一點也笑不出來。

「小事，正好我也喜歡那花，妳要要回去我還捨不得呢！」

「不管這花是不是你標下的，我都會再培育一盆花給你，這是我答應你的。」

「我們之間有必要算得這麼清楚嗎？」

「當然沒這必要，但答應了你沒做到，那是誠信問題，不是算不算得清楚的問題。」自己不是早就知道她這脾性嗎？左右不過是再培育一株蓮花，不是什麼大事。

見狀，喬允鋒也不再堅持了。

佛寺花園，自然是來參拜禮佛的人都能來的，梁昊今天小惡作劇了一把，心情十分暢快，所以競價結束後進佛寺給了善款，就拐道到花園走走，延續一下今天的好心情，卻不意看見了陸意歡。

其實說什麼在飯局見到她都是假的，梁昊是直到今天才在祭祀的時候看到了身為主祭聖女的她，當時不過遠遠看一眼，就覺得她身形容貌都不差，如今近距離看了，倒令梁昊驚艷。

「原來是陸大小姐與喬二公子，小生遠遠聽見了一對男女說話的聲音，還以為誰在佛寺這等清境之地……互訴情衷呢？」

聽春喜在耳邊說了來人是誰，陸意歡的臉更沉了，「就憑你也能自稱小生？」

「怎麼不行，我好歹早年就通過了縣試、府試成了童生，也算是讀書人了，怎不能自稱小生？」

「你若是個讀書人，剛才在競價時能說出那樣的話？」

梁昊評估了兩人的關係，覺得陸意歡與這個岳西侯府的二公子過從甚密，當下對陸意歡不是很好的印象又多了幾分，他倒要給他爹娘好好說說，他們屬意做兒媳的這個陸意歡是個怎樣的姑娘。

「陸大小姐，小生說的句句屬實，這不是歷來不成文的規矩，要得主祭聖女的青睞，就得競價聖女培育的鉢蓮，博聖女一個眼緣嗎？」

見這人油嘴滑舌的，陸意歡怕他越說越沒分寸，最後壞了她名聲，只好放軟了身段，「梁公子，我與你當真沒有緣分，以梁公子的相貌、家世，相信還有更多更好的女子適合梁家少夫人的身分，還請梁公子不要再說玩笑話了。」

梁昊走近幾步，眼看就要來到陸意歡面前了，喬允鋒攔阻在前，雙眸凌厲的看著梁昊。

梁昊沒被喬允鋒嚇著，其實他本也沒打算再接近她，只與喬允鋒的視線在半空中交會，交擊出一陣電閃雷鳴。

「陸大小姐，今天小生以五十兩銀子標下了蓮花，希望我梁家能入得了陸大小姐的眼。」

「蓮花是陸大小姐培育的沒錯，但養是我養的，若真是標下花就有什麼不成文的規定，那要嫁梁家也該是我嫁。」

喬允鋒沒來由的一段話還真讓梁昊一時愣住了，約莫一個男人說要嫁進他家做媳婦這情況是第一次見，梁昊那條厲害的舌頭突然打了結。

見梁昊說不出話來了，喬允鋒也沒與他多說。

此時他的侍衛杜皓也來了佛寺花園，見梁昊也在，他頓了頓便繞過他來到喬允鋒身旁，「二少爺，陸府的馬車已經備好了，陸老爺正等著陸大小姐。」

陸意歡聽見了，向喬允鋒點頭示意，便領著春喜離開。

喬允鋒卻沒走，彷彿是要留下來監視梁昊一般。

陸意歡走後，梁昊的侍僕阿亞也過來稟報馬車備好了。

梁昊見喬允鋒瞪著他那防備的樣子，也給了他一抹冷笑，便領著阿亞離開佛寺花

園。

等梁昊離開後，喬允鋒的眉頭糾結了起來，杜皓喚了聲，「二少爺……」
喬允鋒這才嘆息出聲，「今天被梁昊這麼一搞，怕是意歡的親事會有變數。」

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又不是誰競價贏了就得嫁他？」

「這畢竟是佛寺的盛事，競價的原意也是為了行善，如今被梁昊捅破了一直以來沒明說的事，若那些競價的人家真上門跟陸家說親，不正應了梁昊的話？」

「可畢竟陸大小姐才貌雙全，才會被選為主祭聖女，有人上門說親也不意外不是？」

「美其名為書香門第的人家，家規本就古板，如今鬧了這一齣，還可能落了個與梁昊爭風吃醋的名聲做人談資，何況本也沒有什麼約定在，即便真打算與陸府說親，怕也是會再觀望了。」

杜皓一開始沒想通，如今被喬允鋒這麼一點就懂了，他心想，這些酸儒怕是寧可再找一位條件不那麼好的姑娘，也不想沾惹謠言與梁家吧！

陸大小姐那個要嫁官宦之家或書家門第做正室的心願，怕是難以實現了。

杜皓看著二少爺沉重的神色，試探性地問：「二少爺，你就不擔心萬一真有那一天，陸大小姐得委屈自己隨意嫁了，比如……嫁給梁昊？」

喬允鋒沒說話，杜皓沒死心，再道：「其實，岳西侯府可遠遠勝過什麼『官宦之家』，二少爺你還未娶，自然也符合那正室的條件……」

喬允鋒這才回過神來，給了杜皓一記眼刀後就往外走去，「我？要說那梁昊是紈褲，我也不比他好到哪裡去。」

更重要的是，他清楚陸意歡根本沒把他看做是一個可能的對象，如今他們的相處十分融洽，是相當要好的朋友，若添了男女之情，怕是他們之間再也不能相處得這麼自在了。

「二少爺，你可別等陸大小姐嫁了才來後悔啊！」

喬允鋒神色凝重，也不知是真把杜皓的話聽進去還是什麼，杜皓看他一直到上了馬車都保持沉默，便知道二少爺不願再提，示意車夫啟程返回侯府。